

和合與二元對立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中國古老智慧曾提到「見微知著」，從細微處就能判斷並推論事物即將興起的變化和運行。這是一種直觀的智慧，經常是只可會意不可言傳，端看人子之見識、修為、沈潛、錘鍊、和體會。

西方可不相同，他們是「見多知著」，要量化，要歸納、要統計，觀察到太陽每天都從東方出來，於是歸納出旭日東升，夕陽西下。東方的莊子可能看到魚在水中，而直觀的感受到魚之樂，但西方科學家可是要把魚抓起來解剖，然後分析了解魚，這樣可能殺了幾十條，甚至幾千條魚之後，才歸類出魚之結構和特質。但這種剖析及理解終究感受不到魚在水中之樂。

西方把這種解剖、分析、量化，稱為科學方法。而科學方法在二十世紀幾乎成為唯一的認知世界及判斷事務的方法。直觀被認為是不科學的，肉眼所見、身體所感未必靠得住。一切都必須依賴客觀機器之檢測或理性的歸納分析才能精準獲得。

西醫用超音波在婦女懷孕五個月後能照出胎兒性別，而中醫師可能在孕婦懷孕不到四十天，就能用手把脈，判斷出胎兒是男是女。中醫在直觀的智慧及經驗下，所判斷出來的結果經常和西醫一樣精準。甚且過之。

西方用聽診器，東方用把脈，西方用各種儀器照片子，中國用觀氣了解病灶，西醫用儀器開刀割除病痛，中醫用草藥調理化解疾灶。兩者做法不同但未必互為排斥。中醫著重身體各部份之關連性，而不是著重某一器官之病痛問題加以去除診治。身體和合是中醫師特別強調的。身體是一整體，不只各器官之間要調和，人和環境、人和自然也要和諧，是身心健康的重要祕訣。

所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一切宇宙的運行深深的影響著人類，人類是這宇宙生命的一部份而不是一項特例。然而西方人，特別是近代科學，總覺得人不同於自然；不僅於此，人還可以征服自然，超越自然，正如哲學家所說的「西方人對於自然，始於觀察，而終於征服；但東方人對於自然，則始於欣賞，而終於相忘。」哥德式高聳入天的大教堂，不只是表達向上帝的渴望，更是表達對自然的那一種超越及征服之慨。這和陶淵明的「悠然見南山，欲辨已忘言」那一種陶然共忘之情懷是絕對不同的。

其實科學越發達，人就越知道自己的渺小。例如本世紀人類致力於了解微生物世界之後，就更明白微生物世界不是人類能駕馭的。台灣致力於消滅B型肝炎

炎已經三十年了，然而結果不但沒有消滅它，B型肝炎病毒還演化了九種新的變形株；微生物比人類其實更有生存智慧。

最近科學家已經知道，大型哺乳動物其實是拜地球氣候之變化所賜，突然間出現在地球上，並不是早先相信的逐漸演化而生。同樣道理，一個地球地質或生態的變化也可以造成人類及其他物種瞬間消失。一切都是因緣所生，也隨因緣而滅。科學家從地球之生態演化及宇宙星球壽命之觀測得知，地球在五億年後就會毀滅。屆時太陽會發出比現在高兩千倍的輻射，地球不是被蒸發就是燃燒成一個火球，沒有一物能存留在這個地球上。地球的命運不只是人類無法決定，甚至不被地球本身所決定。這再一次見證佛陀所洞察的因緣生法及成住壞空之道。

人因自然生，也會因自然滅。無怪乎中國智者要說順天地，應人心。東方真正之智慧就是調和，就是順應，就是理解萬物互相連動生成之後的那一份謙卑。它表現在醫學上是注重身心各部份之調和，有病痛不是割除那一部份器官了事，而是調理，是回復自然。人和自然的關係亦復如是，與萬物和諧是人類能存在的基礎。所以上人要我們要敬天

畏地，要我們珍惜有情萬物，走路怕地痛就是將萬物視為一有機生命共同體的具體情懷。

在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中，好與壞，對與錯，有與無，施與受、高與低、病與痊、生與死，都是相互排斥及對立的。而在東方思維中，一切都是相互依存，相互通理，彼此生成，互為主體。相合則相生，相斥則兩害，理解於此就不會因二元分立之思維而創造任何形式之對立。

顯然，在二元對立觀點下之理性思維，損壞之器官必須去除，正如同「壞人」必遭到摒棄，而不是得到幫助及教導；況且「壞人」經常是由不同之文化觀點所界定的。

一個學佛者，一個慈濟人，如果能以實踐去除二元對立的思維，了解眾生之命運是和我們一體的，了解萬物之存廢和我們是相通連的，能謙卑耐心的去愛護一切有情眾生，就等於是愛護自己；在上人普天三無的信念下，用更寬廣心去愛人、體諒人，真心誠意教導人，那世界一定會因為我們的努力，在地球還能存在的每一刻更完美、更和諧。

何明